

昨夜风雨：消逝的愚园路668弄（下）

梦回钱家巷

上世纪20年代初，受到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，世代居住在愚园路668弄后的村民，突然发现村子已经陷于不断修建的马路包围之中。根据1922年英文版上海市地图的刊载，钱家巷村落位于极司菲尔路(Jessfield Road, 现万航渡路)、开纳路(现武定西路)的西南，愚园路以北，忆定盘路(现江苏路)以东。60年后，《长宁区地名志》中对钱家巷的记载则更为明确：“东起万航渡路426弄，西至武定西路1371弄西侧，南沿镇宁路405弄，北迄万航渡路。”

早在明代末叶，马姓已世居于钱家巷一带，当时该地境系农田与坟地，地旷人稀。村中马姓居民为多，王、朱两姓次之，但无一户姓钱。“钱家巷”名称由来已久无从考证。清代同治初年，陆家浜南侧(现武定西路东侧)泻沟之上曾筑起一座长4米、宽1米余的无名石板小桥，作为当年钱家巷(现镇宁路465弄一带)北面出口的过道。1864年，英租界工部局筑极司菲尔路(现万航渡路)时经此填浜，桥身遂成为路南侧街沿的一段路面，习称马路桥。

马路桥往南、钱家巷的中段，曾是大户王氏的宗宅。20世纪初，愚园路668弄陆续建造起花园洋房，所用之地大多为向王家租赁；但为人低调的王氏一族则隐居于钱家巷之中。所住的宗宅系曾祖明扬公所经营建造。钱家巷还是一派农村景色时，生产方式保留着统归自耕，农事家务除家属成员外，平日雇有男女长工，帮助劳作。北面村边上东西间一溜是居户的房屋园圃，河滨道路，犬牙交错，鸡犬相闻。只要一出宗宅的枝篱笆大门，眼前所呈现的是耕植的田地，是纵横的阡陌，灌溉的沟洫。春来黄灿灿的油菜花乘风飘香，绿油油的麦浪，随风起伏令人陶醉。

1907年11月11日，物理学家、物理教育家王福山就以曾孙辈的身份出生在钱家巷的王氏宗宅中。作为一个耕读之家的后代，晚年的王福山与同族堂兄弟王鑫山、王政山因听说钱家巷即将被拆，便联合纂制了一册族谱性质的《钱家巷王氏家史资料》(以下简称《家史》)，用于王氏家族内部私藏、传看。

据王福山回忆，其父曾对其详细讲述过宗宅的建造：房屋主体前后五开间两排，东西两端，联以厢厅。明扬公先造前排居以生息，后来家中人口增多，事业又较为昌盛兴隆，就再次悉心备料，筹建后排房屋。本世纪初，百年老屋仍梁柱挺直，门窗启闭灵活严密，整个结构完好无损。当初王氏一族为百年大计，福泽子孙，所费之精力财力，不言而喻。

四十余年前王氏兄弟自发抢救留下的记忆，如今成为我们了解王氏



1980年代的钱家巷(镇宁路465弄)仍旧保留了一部分当时的旧貌

宗宅的人群、事物、情景的最好的依据，也为我们画下一番如新桃花源般的世外图景：进门是外场地，备作农事春秋两熟收获打场和堆放柴草之用。场地前沿靠枝篱笆脚是一排高大的桑树，每到春末夏初吃桑椹是我们孩提时的一桩乐事。场地东首有口井，还是在我们小时开挖的。北首尽头处是一道密竹篱笆涂上柏油，挺拔乌亮；在篱笆靠东旁处设篾门，门也是木制的，涂的是桐油，现木质本色，叫“里墙门”，比外墙门要牢固美观。门的顶部以上还建有用料为柱，以木料为框架，上覆瓦片的雨棚。棚下东西内外两侧又都设置木栏凳，备在雨棚下以供小憩，不受日晒雨淋之苦。这种墙门俗称轿子墙门。场地西侧沿河滨用石皮铺成道路，东侧场边上，我们童年时还看到几根凿有圆孔的石柱，原是明扬公在世时专为系牛马牲口之用的遗物。

走进里墙门，是里场地，也叫外庭心，系用砖头排比插入泥中而成的砖地坪。地坪正中面对外客堂，还用各色石子和碎瓷片镶嵌了个直径约四尺的圆圈，圈里还嵌出了个平升三战的吉祥图案。这些在当初还没有水泥的条件下，无疑是一种精工细筑。场地东西两端各为三间南北排之侧屋，北首是整整齐齐一排一客堂两厢房，五开间两进深的房屋。房屋结构前后左右是完全对称的。先就前面部份而言，客堂是中心，东西两边各建两间，一字排列，显得开阔而富有气派。

大门门框上面是砖砌的门楼，楼头工艺精湛，尤以泥塑的亭台楼阁和戏文(如桃园三结义、战吕布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等)最为壮观。其戏文中人物、战马，无不栩栩如生，饶有艺术价值。这座门楼头的构建，据到过苏州洞庭东山游赏的福山大哥说起，真不比那里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雕

刻门楼里的逊色。原来当年明扬公造后排房屋时，所有屋面门楼及吹鼓亭的泥塑和客堂里的桌椅等，特聘苏州城外香山泥木工来家建筑制造……何怪乎有如此可观的成就。惜乎这座门楼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被说成是“四旧”而被部份毁坏，数年后又被该地有关部门拆除无遗。

江南习俗凡建筑大宅门楼时，中间必藏有取意吉利的东西以为祈愿。我家门楼中拆出五只木雕狮子，当初明扬公之所以藏之者，取意于愿我子子孙孙都勇力如狮子，而五其数者，祈愿五世其昌，不亦明乎。

房屋布局，大门两旁分别是两只同式同样的六角亭子，建造来为逢到婚丧喜庆时亭内设雅座，亭外左右两边设打唱鼓乐之位以迎宾客，缘是称亭子曰“吹鼓亭”，但在平时我们习惯于叫它“亭子间”。亭子建筑得非常别致，屋面顺势筑有翘角，上饰泥塑麒麟灵兽之属吻兽数件，差落排列在翘角之上，翼然如生。亭顶则立一泥塑狮子，塑工特精，有风吹过，狮子的耳朵尾巴，竟能随风摆动。儿时见之，以为稀奇，其实只是用了几根弹簧。可见当初工匠之别具匠心，难能可贵。至于亭子里面，则布置雅洁，窗明几净，字画挂对而外，尚有玲珑剔透的太湖石盆景，陈诸几头，富书卷之气。对门搁几上方正中，各有匾额一块，东亭子上题“紫气东来”，西亭子上题“恩光北至”，字道劲而秀隽，至今每有想到，似觉仍在目前。回忆曩时我们兄弟辈有时相约读书或作息其间，知足乐也。

从东西两亭各自内侧一边房屋，为厢厅，分别连接到坐北朝南客堂正屋两翼的厢房，外有廊沿，环转相通，使整个建筑浑然一体。房屋这前阶沿石以下，是用一块块约2.5*3尺的大石板排列铺设的庭心。我们习称“石

皮庭心”，又叫“里庭心”。庭心四周没有见有落水明沟，可遇任何狂暴大雨，庭心里从不积水，因为石板下面筑有暗槽，能够引水外泄。百年来了，所铺石板，没有一块下沉或者碎裂。

各堂梁柱挺拔，倍见轩昂。堂名曰“明远堂”，有匾。字为书法家郑熙所题，遒劲有力，名不虚传。其中明字志斯堂为明扬公之所建造，远字则祈百世繁衍绵连无己……

伴随着银行界的投资先是若干花园别墅的组建(总名目静园)，继而厂商及建筑业者纷来沓至，于是有设厂的、有造里弄房子的，迁来的居民也日见其多，中小型各色店铺也应运而生。钱家巷开始变得熙熙攘攘，往昔农田耕作、农村景色，一扫而空。

村子里受过良好教育、得风气之先的王氏宗族领袖，并没有表现得惊恐失措抑或局促不安。相反，形势倒是促使他们要和逼近村庄的马路连通，包括修筑道路的材料、标准也一改从前，还借鉴了外面的新工艺。之前，钱家巷通到外边宽阔马路上去的土路，仅二到三公尺左右，只可通过一辆人力车。王鑫山的先伯父沛霖公和先父士霖公，协力同心组织族人，“先从老宅屋后将一条小路拓宽，并将东去直达现万航渡路口的河浜，排埋大口径瓦筒作阖村公用的下水道后，填实铺路，宽可两辆汽车同时并驶。继而北面又费力费资开通到直达现武定西路。最后就镇宁路原定路线设法开通到愚园路。如此原来像关在箱子里的钱家巷就开始活了起来”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战区难民及小作坊业主纷纷来钱家巷安家，逐渐形成小厂与住房毗连的居民区，包括博爱新村、乐村、新光村、同安村、谷村等新旧里坊。到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钱家巷简陋住房不断翻修扩建，沿镇宁路465弄至路口西段，新型多层住宅相继崛起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镇宁路465弄东北侧一带仍保留着马、王两姓旧式平瓦三进四厢的老宅基多处。该弄东南侧的大片危房陋屋于1984年春开始拆迁，同时开始兴建多幢新型六层住宅楼。至上世纪末，境内尚有上海第十钢铁厂分厂、上海第一制药机械厂，人民印刷十一厂、第十二织布厂、同仁医院内科病房和天津、湖南、黑龙江等省市驻沪办事处等。

关于镇宁路北段筑路前后的故事，本期暂且告一段落。但愚园路668弄的那些人、那些事，却远不仅仅这些。愿此情可待成追忆，愿往事并不如烟。(完)



如今的镇宁路465弄面貌

